

文學週報

第三〇一——三三三號



文學週報

第六卷

上海書店印行

文 學 週 報

第 六 卷

1928

開 明 書 店

文 學 週 報

第 六 卷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合 訂

實 價 一 元

文學週報第六卷目錄

論文

題 目	作 者	頁 碼			
文學作品與人生觀察	趙景深	六一	中國神談的美麗想像	朱 湘	三六七
羅亭型與俄國思想家	趙景深	六〇三	評寂寞的國	朱 湘	五九一
哈代逝世以後	趙景深	三一	最近的法國小說界	徐霞村	五七三
羅黑芷的散文小品	趙景深	一一	譯了三公主以後	顧均正	三一
關於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	三一七	童話與短篇小說	顧均正	五二三
小說史中談到詩人	趙景深	四一八	予所知於羅黑芷者	李青崖	三
柴霍甫與安徒生	趙景深	六九〇	校訂莫泊桑集一以後	李青崖	五八
楚辭與中國神話	玄 珠	二一一	羅黑芷的小說	黎錦明	六
中國神話的保存	玄 珠	四二一	中印歐民間故事相似	鍾敬文	一八一
人類學派神話的解釋	玄 珠	五四三	給江紹原先生	鍾敬文	五三〇
神話的意義與類別	玄 珠	六三三	詩歌與情感	汪靜之	三二

詩歌與真理

汪靜之 三三一

讀張資平最 的幸福

李誦鄴 一二一

芥川龍之介氏與河童

黎烈文 六六三

讀春水

燕志儒 一二五

李清照詞的標點

施蛰存 二四一

關於出嫁的前夜

了因 一二九

中世紀的行吟詩人

施蛰存 五〇一

江西山歌與倒青山

王禮錫 一五一

別字先生黃藥眠

博董 一二八

談談茶花女劇本

林漢達 二二一

糊塗漿子冷水君

博董 五一

告讀者

顧仲起 二六六

最近文藝偶筆

博董 三〇一

追憶羅黑芷先生

陳子展 二七一

勃萊克是象徵主義者麼

博董 二〇八

民間文藝的分類

葉德均 三八三

淺薄得可笑的哈哪

博董 三〇六

山居讀詩

李建新 二九五

三論勃萊克

博董 六四二

讀耶穌的吩咐

楚狂 二九七

再抄一點書贈給哈哪

博董 七一一

向郁達夫先生聲明

言返 二九九

勃萊克確是浪漫主義者

博董 七二三

哈代死後瑣記

朗山 三九一

哈哪的譯詩

博董 七〇五

中國需要怎樣的創作

戴行軺 六二八

黃藥眠的譯詩

博董 五三四

『平凡的死』

石英 七四三

文學與宣傳

莫索 六一三

文學家之富蘭克林

露明 六九三

羅黑芷死了

黃醒 一

紹興的帝王傳說

薛英 七一一

芥川龍之介集序

章錫琛 九一

關於從民間來

閻心銘 七二一

小說與藝術

小說

遁逃
或人的日記
春日
特製曲尺
陳四爹的牛
改革
不規則三角形
我的兩個朋友
常有好容顏
馬路上的灰塵
藝者之家
飄蕩的衣裙
孤松
同居

暗天 五三七

羅黑芷 一五
羅黑芷 二二
羅黑芷 一三二
王任叔 六一六
彭家煌 九三
彭家煌 五六〇
焦菊隱 四四八
滕沁華 四一〇
滕沁華 二八四
黃運初 二五
陳學昭 六八二
周樂山 一一一
戴菊農 三二二
陶哲盦 一五六

海角雁音

煩悶

牛形裏的故事

疤

秋雨

皮短褐(皮涅克)

村戲(新俄小說)

飛腿兒奧西普(新俄)

翻雲覆雨(柴霍甫)

麗麗(左拉)

完了(莫泊桑)

沒有隱祕的斯芬克斯

(王爾德)

不相識者(意大利小說)戴望舒

驢馬似的人(吉田絃三郎)黎烈文

街之底(橫光利一)

何競業 七八

而化 一四〇

而化 六四六

愛弟 五九六

王家械 七〇七

傅東華 三六一

傅東華 三九四

傅東華 四八三

李書崖 三七〇

徐霞村 四三九

介如 二二七

杜衡 一四三

戴望舒 二七八

黎烈文 三三六

梁希杰 一八八

在墳墓裏(斯泰馬托夫)鍾憲民 一九八
海濱別墅(斯泰馬托夫)鍾憲民 五四八

詩歌

天使在流雲

于廣虞 五六

秋途

于廣虞 一三七

生命的微菌

于廣虞 四八一

寂寞之地獄

于廣虞 六〇〇

蒼山夜望

于廣虞 七二七

寺鐘

劉枝 二六二

悵觸

滕沁華 一七九

祈望

滕沁華 六一五

愛

滕沁華 六九二

感舊

萬曼 三六〇

題畫

萬曼 四二〇

下鄉

萬曼 四四六

夏夜

萬曼 六四一

吻痕

霜華 四一九

留香

傅東華 四七

不知爲什麼

傅東華 六八〇

歌鳥鳥

羅黑芷 二九

喜劇的悲劇

顧均正 一八〇

墓上歌

顧詩靈 二三六

永無衰老之日

錢君匋 五八

嶺上

錢君匋 五三九

啊女郎

索非 八四

記得

索非 七四〇

質問

黃運初 一七六

新聲

程少懷 一一九

誓辭

程少懷 五七二

暴風急雨裏狂歌

程少懷 六二〇

恐怖之夜

湯銘 六二七

給一個老鼠(彭思)

李健吾 二九一

死之榻(勃萊克)

孫昆泉 二八九

杜鵑(譯詩)

鍾敬文 四一五

離京

賀玉波 三三二

散文

嚴霜下的夢

茅盾 四九

髮的革命與頭的革命

Y 生 三三四

一天

錢君匋 二四六

越南之遊

胡愈之 六七六

龍燈

羅懋德 一九四

賭紅寶

念生 三七六

養鳥

念生 五〇六

小梅尺牘

小梅

五九三

六二二

七三一

夢魂中的金陵

徐實君 三八一

兩根洋火(史梯文生)

方光燾 五四

童話

鞋匠變成星命家

唐錫光 六五

(阿剌伯)

奇罐(丹麥)

姜書丹 八六

銀鴿與詩人

張源 七一

戲劇

訣世之歌(柴霍甫)

萬曼 六四

寔价
二角

索非作诗 邱望湘作曲

本编的出世，是因为市上使人肉麻的某種歌曲太通行，那終結曲未免給青年以危機，含有碍於音樂教育的前途——不論說，本編是不和他們同調的，本編的使命是想以純潔的音樂的要素替代那些曲的目的，也就是這些了。

上海開明書店經售

愛輕的念

羅黑芷死了

黃醒

黑子雖然不能算一個文學家，雖然沒有甚麼大得了不得的文名，可是他的作品，却自有他的生命；若是他不守在閉塞的長沙內地，若是他肯隨和講求交際，只要他肯和時賢們標榜一下子，或者是逢人便罵，怕莫不也成功一個風頭上有名的文學家？

他死了！他潦倒窮途，貧病交迫，他禁受不住環境給他的重重壓迫；他死了！他死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子時。

他的生平，就我所知道而現在能記憶的是這樣：

辛亥以前，在日本讀書，是同盟會的一個很激烈的青年黨員，辛亥革命，他參加上海舉義，為監視滬寧路車站的電報，和兩個同志同時被捕，關在虹口巡捕房，留有照像，這是他入世第一次的入獄。

民元，因章行嚴的介紹，到湖南圖書編譯局擔任譯書。編譯局取銷，他就在長沙幾個學校做教員。

民八，開始創作，著了一編懺悔，是一篇自敘傳，刊在民九的長沙民治日報中，隨後再到楚怡工業教英文，替楚怡譯了三兩部教育書籍。

民十二，同李青崖等六七八人創刊一種文學的半月刊——湖光，他的創作漸多，雖然十九是很短的短篇小說，表現力上已經有相當的成功了。青崖便介紹他加入文學研究會爲會員，因此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常常有他的作品出現。不過署名却由黑子變爲黑芷了。——這是青崖的意思，以爲黑子二字有點像江湖上朋友的名字，欠雅馴，在寄稿給西諦的時候，代他改『子』爲『芷』。

他本來的名字，叫作羅象陶，字晉思，號黑子，祖籍是江西南昌，因職業的關係，在長沙住了十多年，死便死在長沙。

他在死的日子以前兩三個月光景，因爲一篇文字，被湖南省政府捕入監獄。據傳說不是營救的有力，幾幾乎被誣爲共產黨而割掉腦袋。（這一件事勞働大學的黃德安兄最清楚，應該讓德安來報告。）後來雖得出獄，可是已經氣成不可救的重病了，死便死在這一場病。

慚愧！他當我是一個朋友，我未免太對不起他了！從前我嘗笑着向他說：

『黑子，我一定死在你的前頭，望你將來爲我作一篇小傳』

誰知我現在還在做這一部無意義的造糞機活動，他倒先死了！在我良心上應負的責任，我竟沒有力量，而且竟不知道用一些甚麼字眼，寫出他的生平，纔不污衊他的人格。他的死耗，是從我的家書中得來，據說他死後連棺材也沒有。他最大的一個兒子還沒有成年。一個繼母有六十歲了，他的夫人現在又有孕，合計遺下老幼大小十一口，如今正張開嘴在哭。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我沒有方法能一一通告他的朋友，現在我想文學週報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刊，就借文學週報是這樣替他傳一個消息罷。朋友們，以及同情他的文學家，或欣賞他的作品的人們，大家若想表示一點各個人的意思，在上海的請就近通信和江灣立達學園袁紹先君商量。

一九二七，十二，九，在南京勞工局。

予所知於羅君黑芷者

李青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予得趙君景深自上海寄書，知羅君黑芷已與世辭，雖於其病狀及去世之地點日月未之能詳，然噩耗之真稿，殆無疑義！嗚呼，長沙漢口相距不及千里，平時交通便利，朋輩安居，音書二日可達，今乃自上海轉折而始知此噩耗，益益彰亂離而消息難於直達之苦矣！

予之識黑芷也，約在民國八九年，其時同服務於長沙楚怡工業學校，然以所授之科目迥異，接談甚稀，故初未嘗知其肆力於文學而有不磨之深造也。其後因黃君慎伯之介紹，得讀其所作之短篇，憂鬱酸苦，深刻無倫，饒有俄人朶思退益夫基之神味，遂與訂交。五六年來，在長沙幾無日不相過從，予之受益於黑芷固多，而黑芷亦以其道之不孤，遂益努力而置身於象牙之塔矣。

黑芷原籍隸江西南昌縣，生長於蜀，卒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之文科，歸國娶於湘，遂卜居焉。原名象陶，字黑子，於其作品，別署晉思或黑芷。謹厚朴納，不苟言笑，而其觀察力之強且富，初非近世之自號浪漫派者所可夢見也。辛亥光復之際，黑芷在上海躬執武器，隨黨人奪取上海北站，功成身退，絕無所居，且絕不以此自炫。嗚呼，斯又豈時流之所能乎！

黑芷之於文學也，以短篇之創作爲最富，其已散見於小說東方兩雜誌，湖光零星雨

週刊及長沙大公南岳兩報者，約近百篇；至於譯述，則有賴慈珂之戰中人全書之半，及巴比塞之火線之下之砲戰倚懷等篇；若小品及詩歌，則有牽牛花集；其努力不懈之精神，固已有不死者在也。予僑居漢口已十五閱月，其間僅於今年元宵回長沙時，與黑芷相晤二次；後以彼此人事變遷，幾迄未互通音問，僅於湘友至漢口者之傳語中，知其尚在長沙，並其服務於長沙民報之經過而已。故於其年來之創作與譯述，未之能詳；然以其所遭之坎坷臬兀計之，固可預知其所作所譯，尤必富於今年以前也！嗚呼，予安得覓數月之暇晷，輯黑芷之遺藁全部，爲之公諸同好耶！

教員生活之苦，夫人而知之矣；然一二年來之湘省之教員生活之苦，則爲尤甚：脩金之標準日減，聘約之期限日促，則物質苦矣；生徒務於政治之叫囂，練習荒於游街之運動，則精神又苦矣；而黑芷乃以教授英文，致所苦乃倍出於教授其他諸科目者之上。故於今年春間，退而寄居於長沙東郊之村落。其時赤化之勢甚張，投機及工具者流，已實行打倒掃除一切舊習慣，如留須坐轎衣長衣戴眼鏡等事，在村落間均目爲有產階級之徵，禁之不遺餘力；而黑芷乃以年近四十遠隔城市，且體弱短視之故，遂均犯之，致鬱鬱者數月。嗚呼，其精神上所受之打擊，又何如耶！吾知黑芷之必有以語世人者在也。至其今年秋間，因

民報文字獄所受於湖南佛化分子之橫逆，以非予所能詳，筆之於書，請俟異日，吾又知黑芷之必有以語世人者在也。

嗚呼，黑芷死矣，黑芷竟死矣，以其天材，以其努力，假以數年，其成績之鉅麗，必能爲世界現代文學界增一異彩；又或黑芷能置身於北京上海羅馬巴黎，則其取材之富，遭遇之順，亦必倍蓰於今日；乃時間空間俱爲創物所限制，不亦大可悲乎！雖然，以其所受之限制，而有其已著之成績，此黑芷之精神之所以爲不死也乎！

去年六月，予譯四騎士既畢，約黑芷於秋涼後共譯火線之下之未譯諸篇，俾國內文學界得窺巴比塞之鉅麗，乃以謀食四方，竟淪宿諾，今良友逝矣，夫復何言！又零星社之諸友，至今年秋間僅黑芷尙居長沙，其餘則均零落星散，天各一方，回憶數年以前，羣居長沙時之蔬食舊醅前之高談雄辯，蓋不可復得矣，嗚呼！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於漢口。

羅黑芷的小說

黎錦明

羅黑芷死了！不是自殺，也不是爲的肺病……他脫出一班文人死的濫調而死了，雖然那情形有些令人感到稀奇。

現代人的死原來不是稀奇啊。但這時代所產生的死的名詞實在有些稀奇——尤其是在共產黨這名詞之下。我的幾個舊同學畢三石、馬良材、謝伯俞……就這麼被人慘殺死了；然而羅黑芷者，他并非一個共產黨也被人誣陷以至於死了，被那惡毒的人心和暴露的環境所困以至於死了！依文人的眼光看，他的死或許比肉體的死更加感到慘痛罷。這真使我想起安特列夫那一篇七個縊死的人的小說來。

剛執筆至此，我不由的感到一種悚懼了。羅黑芷死的原因是爲的一篇文字，我又焉能不爲着我這篇文字感到這凶惡的危機呢？在這灰色的周圍我便看見那許多人類的顏面——他們在疑忌着我，恫嚇着我……我只得把筆滑開了。

我知道羅黑子這名是在長沙當學生的時代；他已做了我許多朋友們的教師，已經還算是我的「老前輩」中之一了。那時他還不會發表文章，他的許多學生也不會對人提及過他有文才。去年我由北京到上海來，在小說月報某一期的頭一頁上看見了羅黑